

回乡见闻



新年的饺子 孟村矿 贺廷琴 摄

乡村的「变」与「不变」

钟潇雨

万家团圆,举国欢庆,一年一度的春节如期而至。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里,不管相隔千山万水,男女老少总要从天涯海角各方赶来,只为阖家团圆的那一刻。我也一样,大年三十与爱人一道,回到了许久未回的大山里的老家,感受难得的闲暇团聚时光,与此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时代变迁中乡村面貌的“变”与“不变”。

变化一:路宽了,百姓的心路也宽了

路是经济发展中的“动脉血管”,离上次回家相隔数月,但是眼前的景象却让我颇感惊喜。以前的路,因为年久失修不堪重负,早已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今赶上党的好政策,崭新的沥青路直通每个村落,给村民们最直接获得感。路通了,村民们的思想活了,腰包也鼓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靠山吃山,中药材种植逐渐成规模,杜仲、白术、黄芪等中药材,香菇、核桃、蜂蜜等天然山货,大棚草莓……这几年的紧俏货相继飞出大山,如今一条条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南来北往,已然成为百姓心中的致富之路、绿色之路和发展之路。

变化二:靓起来,美丽乡村的“颜值担当”

白墙青瓦,大红灯笼高高挂,炊烟袅袅,小山村像一幅山水画,站在小院里我忍不住对爱人感叹:“家里变化太大了,装了健身器材,通了自来水,连垃圾都开始分类了。”原来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解决困扰农村居民的难题——农村环境卫生差。无论房前屋后的垃圾、河道的白色垃圾、公路沿线的垃圾杂草都在固定时间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建设垃圾中转站、村级垃圾亭,学习垃圾分类处理方法,还在每家每户进行卫生评比,督促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今,走进老家的各个村庄,以往村中“脏乱差”现象得到明显好转,村貌焕然一新,乡亲们以实际行动描绘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不变一:除夕夜,农家小院年味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老家的年味儿过了腊八节就慢慢浓郁了,在外的游子拎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抖落一身风雪回到老家,等候多时的亲人早已笑盈盈地站在村口,迎接他们的归来。养了一年的肥猪,是时候享用了,这可是大伙的欢乐时刻,谈笑间,三下五除二已经将杀猪菜摆上了桌,推杯换盏,谈心说笑,慰藉一年的辛劳和期待来年的美好。大年二十九,该采买的早已买完,家家户户扫庭除尘,煮腊汁肉、杀鸡准备团年菜肴。贴对联、挂灯笼、祭祖先、放鞭炮,这些习俗在年三十这天一样都不能少。整个节日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男女老少穿戴一新,大家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看春晚,山村里欢笑声、烟火声、祝福声一片沸腾,好一幅节日盛景,好一个吉祥幸福中国年!

不变二:初心在,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风雨兼程里我们的过年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年夜饭从吃饱、吃好吃到健康;购物从粮票、油票、超市到网购送货上门。可无论怎么变,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温暖情谊,都是幸福团圆的真实期许。在生活里我们总会跌跌撞撞,生活回报给我们的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只要一“回家过年”,总能让我们长舒一口气,忘记生活的不易,拉近彼此心与心的距离,享受浓浓的中国式亲情,与万家灯火同贺中国年。

站在农历猪年的起点畅想,烟火已渐次绽放,辞旧迎新,除去疲惫,我们感慨万千,又是一年,愿我们新的一年不只是虚长一岁,我们都是追梦人。(陕钢集团)

我的家乡位于佳县与神木交界的一个小山沟里,偏僻落后,仍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就很少回老家,即使有时间回去,也是匆匆离开,因此我对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朴实自然。没想到的是,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餐桌多元:桌上的年夜饭变花样

往年,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炖猪肉、羊肉、鸡肉,再就是蒸点米饭,一家人围着桌子大吃一顿,年夜饭就吃好了。现在日子好了,我就觉得爸妈爱吃肉就天天吃肉,在单位的时候总是给钱让他们多买点肉吃,生怕他们舍不得。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我就赶紧去看看爸妈过年的食材准备得怎么样,心想着去镇上多买点肉回来。没想到,打开厨房一看,里面放了一大堆白菜、木耳、芹菜、蒜苗、鸡蛋、花菜等各种蔬菜,肉虽不少,但没有我想象中多。我想着蔬菜买了估计也吃不了多少,就瞒着爸妈,又买了些肉

山沟村民的时尚生活

段江飞

食回来,没成想被妈妈数落了半天。很快就是除夕,不问厨房的我也不进厨房,就干点其他的活,等着吃年夜饭。等年夜饭上桌的时候,我才惊奇地发现,爸妈的饮食习惯已悄然改变,农村的饮食观念正接轨时尚,满满一桌子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数量讲究,完全颠覆我对以往以肉食为主年夜饭的记忆。正如妈妈所说的,“养生不仅是城里人的说辞,更是我们农村人的行动!”

电子生活:爸妈的除夕夜玩手机

很满足地吃完年夜饭,一家人高兴兴地围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晚。从未上过学的妈妈拿出了二哥买给她的智能手机,开始在微信群里抢红包、看视频、发语音,玩得不亦乐乎,娴熟程度出乎我的

意料。我拿过妈妈的手机看了一下,手机里微信、短视频APP、影音软件等一应俱全。坐在旁边的爸爸正翻看着手机里的短视频,乐得哈哈大笑。

“你三爸才比我们小两岁,他玩手机都能挣钱呢,我们没文化也就能自己玩玩,图个高兴,手机上挣钱是不行了。”妈妈略带遗憾地告诉我。

我并没有觉得遗憾,而是欣喜地感觉到,爸妈并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他们这个年龄的一大批中老年人正成为追赶潮流的新生力量。

精神充实:村里的迎新年闹秧歌

正月初一早上,还不到九点,妈妈就做好了饭,告诉我早点吃完饭要去村里的小广场扭秧歌。十几年没有闹过秧歌

笑容一直绽放着。

大年初一大清早,大门打开,奶奶就吩咐孙子们去给街坊邻居拜年。东北农村拜年是一家一户地走,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南头走到北头,不拿什么礼品,身穿新衣,脚踏新鞋,进门就说“过年好”,然后上炕坐一会,家长里短唠会嗑,就住下一家走。早上走不完,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继续走访,几乎每人都要把全村各家各户拜个遍,其乐融融。两个国外留学回家过年的孙子,认真执行着奶奶布置的任务,走街串巷拜年问好!可他们毕竟是孩子,在拜年的过程中拍段抖音上传网上,只见两个身高1.8米的帅小

回乡过年

王丽

伙,穿着黑色大氅,拉风地走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两人步调一致地甩开大氅,迈开大步手扶拖拉机,一个造型定格,让人捧腹大笑。新时代的天之骄子,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炫青春呀。

大年初二,出嫁的姐姐回娘家,这可是个励志的女青年,养海参、办砖厂,自立自强。为了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她开始种树养鸡,实现富裕奔小康的目标。我很好奇,她怎么有那么大的动力?她拉着我来她的樱桃园。哇,这也是农村?近200亩的范围内,有十来座现代化的鸡棚,有桃树、梨树等经济林木,还有一个长约100多米的樱桃树大

棚,已经开出白色的小花朵,喜盈盈地迎接着我们。只见她不停地掐着花骨朵,我着急地喊:“你怎么掐花骨朵,那不是不结果了?”她笑笑说:“这是棵新树,才发芽开花,就像年纪轻轻的孩子,不敢一下子把它累垮了,要慢慢地生长,一点点结果,切不可操之过急,让它早早凋谢了。”我不得伸出大拇指,“给你点个赞。你看你也没有读多少书,这种树养鸡都跟谁学的呢?”“我们农村现在也与时俱进了,国家给我们好政策,给我们补贴,让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多种经济,还给我们进行技术培训,派技术人员亲临辅导,我们还有QQ群、微信群,在这里可以提问咨询,他们技术人员也在关键时间节点来指导我们剪枝、上肥、杀虫等等,我们今天的农民也是现代范儿的农民。”她自豪地说。

在这里,大年初三年就算过完了,要送神回家,奶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程。忙碌碌地忙完饺子,饺子包得有点晚了,奶奶一本正经地说:“让神仙们都喝口水,抽口烟,多唠会嗑,多交流交流,吃完饺子再走吧。”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奶奶说:“其实我也是借神仙之名给你们说的,都是忙啊忙,天南海北见不到人,就是近在咫尺也是对着手机看呀看,都不能歇歇嘛!”此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是呀,凡人都说忙啊忙,可是我们真的应该停一停,听一听父母的心声,他们无所求,我们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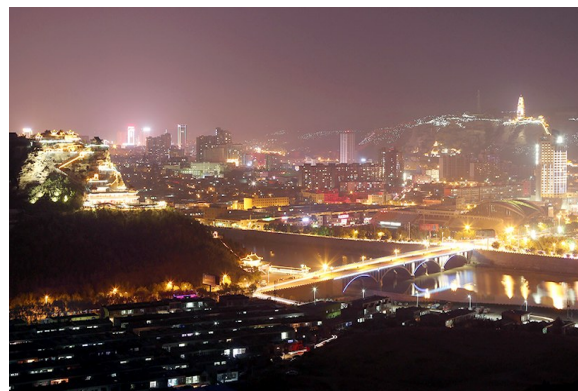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陕西美鑫公司)



乡村社火 韩城矿业公司 徐霞民 摄



排门子秧歌大拜年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李瑞 摄



大美神木 红柠铁路公司 王晓虎 摄

迟来的年味 钟阳

距离年三十还有好几天,母亲的几通电话总会把话题绕到什么时候回家上来,在电话里,听着母亲细数着准备的年货和提前做的年夜饭“硬菜”(酥鸡、丸子、红烧肉),总会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年味和越来越近的年关。儿时,最喜欢过年,因为过年不光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还能吃到母亲手做的年夜饭,没有多么丰盛,但却香甜可口,每年年三十吃团圆饭是我们家打我记事起的传统。已亥春节,由于工作原因,我成了家里团圆饭的缺席人员。

正月初一,带着思乡情结和记忆中的年味,我携妻带女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故乡榆林市洲县马蹄沟镇吴家沟村,一个算不上贫瘠,却因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徒生荒凉的地方,虽然因春节增添了许多烟火气息,但还是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独自过年的现象。小村距我上班的地方锦界有200多公里远,在两个多小时的回家路上,四岁的女儿一个劲问我,爸爸何时到家?妻子一直帮我解答,快了……

临近家门,远远地望见了站在硷畔上守望的母亲,依旧是熟悉的家门,依旧是亲切的问候。到家后两个哥哥帮忙提东西,三个侄子侄女翘首以盼三爸给他们带回来的好吃的,拉着四岁的女儿去一边分享食物。刚进门坐上桌子,父亲便端上了热腾腾的饺子,两个嫂子帮忙拿碗端碗,香气弥漫的饺子和家人的热情化解了我缺席年夜饭的愧疚心理。

和父母的攀谈中,知道了去年家乡的变化: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村里先辈们用脚走出来的土路,成为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的荒草被太阳能路灯取代,改变了村里天黑摸路走的习惯;随着宽带网络进家门,人们天黑看电视睡觉的习惯也有了延缓,关注国家大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先进的娱乐设施和村广场文化也替代了小赌怡情的情调;大量的三农政策挽留了不少进城务工的青年,缓解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总之,老家的生活正在渐渐向着全面小康迈进。

吃过饺子,不见了母亲,只听厨房传来了叮当声,还有熟悉的香味弥漫,深吸一口气,依旧是年的滋味。傍晚,父亲燃放了年三十存留的花炮,看着母亲亲手做的酥鸡、丸子、红烧肉,父亲做的拿手碟子,有童年的菜色,也有新奇的特色,但每一口饭菜里,都包含的是父母最真挚的爱。父亲拿出了珍藏的美酒,喝团圆酒的时候,上小学的侄女说:“今年的年过得真好,吃了两顿年夜饭。”童稚的话语却令我感受到了更深的暖意。

高中毕业便离开了小镇村庄,而过年便成为我以及许许多多像我一样在外漂泊的年轻人情系故土的纽带。每次回家感受小镇村庄的年味,似乎也成为了弥补父母家人爱的方式。年味里有家人、有团圆、有童年的记忆,这几年来无法割舍的牵挂。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变好,记忆中牵连故土的年味乡愁依旧没有改变。

返程时,带着父母准备的村里最上等年货酥鸡、丸子、红烧肉和提前在镇子上买的果馅、千层饼,看着依旧在硷畔随着每次守望与送行而渐渐老去的父母,心中有种莫名的沉重,手中拎着的东西也变得有了分量,像是带走了父母的牵挂和整个小村的年味。(神木煤化工公司)

爸,我迷路了!

孙凯辉

前两天看到公司转发的关于撰写《回乡见闻》的通知,静下心来打算书写的时候,脑海中最先闪出的竟是《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老师书写的“山依旧是往日的山,九层古塔没高也没低。”也许是在铜川工作久了的原因吧。其实,细细想来,我的家乡彬州市倒也可以套用这句,只不过需要更改。那么便是,彬州的山依旧是往日的山,只是绿意覆盖。彬州塔没高也没低,只是它的周边旧貌换新颜。2012年开始实习参加工作,2018年底调回彬州,这几年春节期间因为距离、跟值班的原因很少回家过年,今年春节算是我在家里度过的最完整、时间最长的一个春节。也让我不由感叹几年间这座县城变得太多太快,于是今年过年我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走亲戚时打电话询问父母亲戚家的地址,说的最多的就是:“爸,我迷路了!”

我是1994年生人,在彬州市水口镇出生成长。小时候亲戚家大部分都是住窑洞,那时候春节走亲戚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一辆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推着自行车步行。那时候上的路都是土路,下雪了还好,虽说滑点但是却不泥泞,倒也好走,最怕雪融化了之后,雪水混着泥土,再让赶路的人这么一踩,自行车别说骑了,就算推着走,隔一会还得用树枝戳戳挡泥板中夹着的泥块,要不然寸步难行。那时候小,也会玩,走个亲戚哪次不把新买的衣服摔得沾满泥巴就是奇迹了。

小学时,窑洞开始消失了,基本所有的亲戚家都搬进了砖瓦结构的房子,家庭条件差点的也住进了土房。那时候,过年时家家都找旧报纸、旧挂历将墙壁糊起来。然后有了村村通工程,水泥路铺到了各自的家门口,走亲戚变得很轻松,骑个自行车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到了。后来有了居民点,房屋连片整齐划一的布局,屋内墙壁也刷了大白粉,地面有了瓷砖,交通工具变成了摩托车、面包车。这时候,我走亲戚地址还是基本可以找到的。

慢慢地亲戚们都开始定居到了县城,塬上只剩下些不舍故居的老人。今年春节,因为很少在家过年,所以家里的所有亲戚挨着都要走到,亲戚家的地址也变成了某某小区几单元几号,父母就差给我将地址挨家挨户地写下来了,但我有些还是找不到。没办法,小区分东西区、楼也分AB座。走到亲戚家中,各个家里的墙壁都是壁纸,家里的陈设是当初我在书上也未曾见过的,家家基本都有了汽车,有的还是好几辆,街上走亲戚的场景也变成了车水马龙。

有时候在想,现在的生活水平,长辈们住在窑洞中时有没有幻想过?细细想来即便初中时的我也不曾幻想过,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住进高楼大厦,汽车变成日常代步工具,需要思考的从原来的怎么生活到如今如何健康生活,即便是住在塬上的亲戚过年的餐桌上也有各种水产海鲜。我也期待着下一次,亲戚们定居到更大的都市,我去他们家串门时再次迷路。(彬长矿业公司)

的村里怎么突然又要闹秧歌?带着疑问和期待,吃完饭我就兴冲冲地跟着爸妈去一探究竟。

到了村里的小广场我才发现,我印象里的小广场早已变了模样,原来篮球场大小的广场已经变成了足球场那么大,水泥地面代替了黄土,广场上安设了太阳能路灯,健身器材应有尽有。此时,偌大的广场上早已站满了人,一大群穿着秧歌演出服装的大爷大妈正在互相交流,一部分年轻人也融入其中,爸妈很快地加入了行列,开始了闹秧歌迎新。

“现在生活好了,我们不忙了也给自己找点事干,就在这广场上健身锻炼。年前我们已经练了很长时间秧歌了,就是想在正月的时候,扭出来给你们年轻人看看,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休息的时候,一位大姐告诉我。

家乡的变化让我感慨万千,家乡不再是我印象中的山沟,陈旧的思想一扫而空,时尚的生活风靡村庄,家乡在改变,家乡在变好!(陕北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